

南北集

自牧
孙桂升 著



中国新闻出版社

南北集

子龜子

中国新闻出版社

书 名:百味丛书·南北集

作 者:自 牧 孙桂升

责 编:漱 堂

装帖设计:蔡立国 吕 亮

印 刷 商:香江飞天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中国新闻出版社

地 址:香港荃湾白田坝街5-21号

嘉力工业中心A座516号、723室

电 话:24170892

传 真:24164400

开 本: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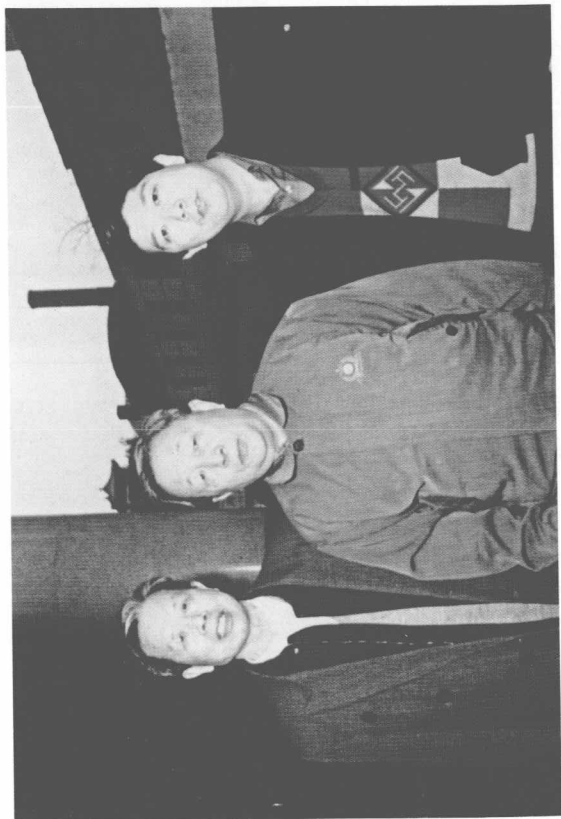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7.9375

字 数:146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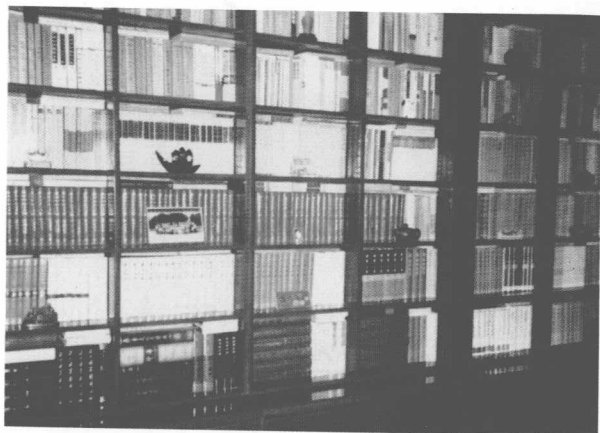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2003年6月6日第1版第1次印刷

国际标准书刊号:ISBN 962—86535—8—X

定价:12.0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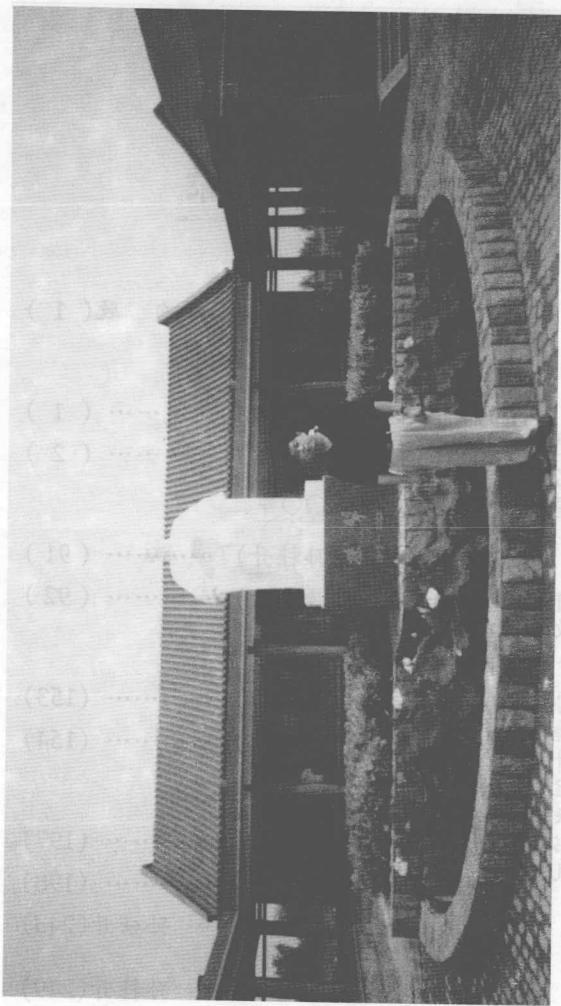
自牧与从维熙(中)、孙桂升(左)合影(1999年)



自牧书房·淡庐藏书一角



孙桂升书房藏书一角



2003年7月11日，自牧于河北省白洋淀刚刚落成的孙犁纪念馆、孙犁塑像前留影。

序

旬牧

在我众多的文朋诗友中，家住京华的孙桂升兄是与我通信最多也最频繁的一个。我们两人，一南（济南）一北（北京），一老一少，宛若打乒乓球一般，你来我往，乒乒乓乓，一打就是十多年。我们之间的通信，最突出的特点是律动着书脉，弥漫着书香，再就是对文坛、艺坛、政坛，以及对书店和一些作家、诗人及其作品的闲言碎语。

桂升兄的故乡是山东的牟平。乡音艮艮淄博话，婉转啁啾胶东腔，我们虽然口音不一样，但却都在骨子里浸淫着齐鲁文化的血脉基因。由通信中知悉，桂升兄在部队时就迷恋上了书，四五十年来，他在琐细而又繁杂的会计审计工作之余，以集邮、读书为乐事，虽未能卓然成为什么家，但也可以说是“富甲一隅”了。三四年前我曾专程到他家中参观过他的藏书和邮品，相比之下，我这个被圈内友人誉为“藏书十车”、“书墙八座”的“书痴”，其藏书的整体水平是远远比不上他的。孙兄之藏，以作家全集、文

集、选集，套书、专题书、精装书为多，光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书，据说就达二百余种呢。

桂升大兄，性格耿直，喜欢在信中臧否人物，评鹭事端，有时也弄点幽默，有时甚至有些刻薄。他曾在信中婉转批评我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，而我则以我的方式，有时有意隐蔽自己的观点，谈及另外之事。但有一点是可以共同欣慰的，那就是对于书，对于像孙犁、钱钟书、汪曾祺、姜德明这些共同关注并喜欢的作家，我们的心脉是同时搏动的。他自称是一个以书为伴的“好事之徒”，好全，好装帧，好版本，好品相，而且极为挑剔；而我则是一个视书为侣，须臾不可离开的“书贩子”，好买，好编，好送，好包书衣，好在书上题跋，有时甚至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。所以说，我与孙兄是结缘在书，交往在书，故才以书为主线，漫评无遮拦，一写就是十余年，一写就是几百封。

“放眼读书，以养其气；开襟饮酒，用吾全真。”此次收入到《南北集》中的书札，约占我们所有通信的三分之一，而一九九八年以前我写给他的信，已分别收入到拙著《抱香集》、《疏篱集》中了，而他写给我的那些信，也已被我单独装订成册，珍藏在淡庐书库里了。一个“书迷”，一个“书痴”，一个在济南，一个在北京，这便是关于《南北集》的一切的一切……

目 录

南北集
——
自牧
——
孙桂升往来书札

序 自 牧(1)

一九九九年

1999 年(自牧致孙桂升) (1)

1999 年(孙桂升致自牧) (2)

二〇〇〇年

2000 年(自牧致孙桂升) (91)

2000 年(孙桂升致自牧) (92)

二〇〇一年

2001 年(自牧致孙桂升) (153)

2001 年(孙桂升致自牧) (154)

二〇〇二年

2002 年(自牧致孙桂升) (197)

2002 年(孙桂升致自牧) (198)

附录:与自牧认识的前前后后 ... 孙桂升(243)

跋 孙桂升(249)

一九九九年

桂升大兄：

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札并拙札三十六件收见，谢谢。即刻编辑送印刷厂排印，拟全部收入《自然集》中。日记与书信是写给极少数人看的，无碍无忌，畅所欲言，故最为自然，此为取名“自然集”原因之一也。

嘉兴范笑我兄主编的《秀州书局简讯》，一九九八年夏曾去信商讨之，但范老板云山东画报出版社汪总编曾对他表示愿意出版之，故又拖了下来。经兄这么一催，我当再次驰信秀州，力争纳入“久久文丛”出版之。至于《贩书偶拾》书名，我看还是不错的，当再次向笑我兄提及之。关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“华夏书香丛书”，近日已陆续收到了三种：苏州王稼句的《栎下居书话》、武汉徐鲁（山东即墨人）的《黄叶村读书记》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徐雁（秋禾）的《雁斋书灯录》。浏览之后，均对其中某一部分感兴趣。各有千秋，亦各有局限，但总的来说比辽宁出的“书趣文丛”可读性要强。

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坐在书房

内,开列了几篇待写文章的提纲,想以此为开端,争取在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“结账”时有一个满意的结果。具体打算为:主编好“久久文丛”,并在校对清样后每册写一篇短跋,出版日记、书信集《自然集》,读完十六卷《鲁迅全集》……

敬祝九九年大吉!

小弟自牧上

1999年1月1日下午4时于济南



自牧兄:

元月一日大礼收悉。

邮资剪片其实我只需要那枚五元的,其他的可转寄津门刘宗武兄,谢谢!

作为一个人,大概总得有点事做,闲极则肯定无聊,从这个意义上说,弄弄自己感兴趣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而且有些事见仁见智,难分伯仲;你说好他说坏,究竟谁好谁坏,很难说清楚。此种情形,在文艺界尤甚,长期纠纷不断。这是我在读了一些有关材料后的感想。目前在读茅盾之子及媳(可叹最近已离婚!)写的《我们父亲茅盾的晚年》,了解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事,结合他的日记,对文艺界内部的复杂性,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所谓“灵魂工程师”也,说说而已,哪一个做到了?但好人还是有的,也

谈 廬 鍾光祚題

桂升兄：

十日大批收見，照誌很有紀念意義。在社會風氣方面，南方比北方何止相差十年？現在北方風流女子到處皆是時，南方又興什麼「男姑」了。這與旧社會相比，又有多大的區別呢，甚為焦慮。

楊振武在內的「華東圖書公司」第一輯十種雜誌出來，出版社已照了不少。林印書一萬，安徽只印了三千冊而已，就已發贈南京徐雁、胡北徐魯、蘇州王濤等三種，楊振武一冊在內的第二輯，一時半時是出不來的。

孫犁文集的設立，我們可動員宗政去做聯絡的工作。宗政這月末可能來洛，接家去後文存「清樣」，到時我會鄭重提出的。因時着手編輯「孫犁全集」事。如果宗政晚來用

100007

北京市東城區雍和宮大街

華東會計室事務所

劉桂昇 收

中國共產黨山東省委員會
機關報晚·自牧

1950年10月25日

不能太悲观。

关于大作《自然集》，没想到会这么急，早知如此，不会拖至年底才寄的。

关于茅盾，还想说几句。前几天在图书大厦买了单行本（我有茅全集）《腐蚀》和《蚀》，原来有单行本《虹》，《霜叶红于二月花》的单行本没碰到，碰到也是要买的。此外我还有《茅盾精品集》，其中也包括了上述几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大概是偏爱吧。我总觉得，到目前为止，尽管有些人自我吹嘘或被别人吹捧，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能超过上述几种（其中还有《子夜》），尤其是在语言上。有的人，特别是××先生，近年被一些人和媒体吹捧得不知姓甚名谁了，居然以不屑的口吻说“茅盾的作品我读得不那么投入”！简直岂有此理！他的那些随口胡说八道胡编乱造毫无事实根据的所谓小说，被某些人吹上了天，他凭着这些胡说八道发了大财，财大气粗，现在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

鲁迅的书是应该好好读一读的，读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我所欣赏的是他后期的杂文，特别是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还有《鲁迅书简》（不是现在那些，是许广平一九四六年编的那些）。鲁迅后期杂文不但战斗性强，其艺术性也是无可比拟的，读起来真带劲，真是虎虎有生气，为此我才买了单行本；许编的书简是按人不是按时间，读起来一是方便，二是对收

信人有一个通体的了解，可惜此书轻易送了人，再找困难了。鲁迅单行本也购置了一些，诸如：《彷徨》、《呐喊》、《野草》、《朝花夕拾》、《故事新编》，还有就是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和《集外集拾遗续编》等。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也是我爱读的其中一种，最近出了导读的单行本，也想弄来看看。但我想阁下如能认认真真将全集通读一遍，可能的话再作一点笔记，一定会大有收获，祝你通读成功！

范老板要出的那本书如已经答应画报社，要印出来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，如真能印出，经精选我想会有不少读者，销售也不成问题，问题在选上。画报社的《老照片》已出至八辑，《老漫画》出至第二辑，在三联似乎已无人问津了。但他们出的那套深蓝皮的《我行我素》等四种（我已弄齐），都很受欢迎，三联和图书大厦架上已经售罄。其实不在形式，主要在内容。由此可见，书这东西主要在质量，吹捧和花哨终究是不行的。

今日无事，随意胡扯一通，请勿见笑是幸。顺祝编祺！

孙桂升 1999 年 1 月 5 日于北京

~~~~~  
自牧兄：

寄来印稿及便函收悉。又有一点意外。

因又进入一年一度的忙乱期，印稿只粗粗看了一遍，以下几点请参考：

①一百一十页倒六行，“接北京孙桂升大札并照片三帧：一、自牧与孙老合影；二、自牧汉阳宾馆小照；三、自牧与陈兄在津合影”。此处肯定误植，我不可能寄这样三张照片。请查改。

②有几处写到《郁达夫全集》，郁达夫迄今为止尚未有全集，当系文集之误。

③有几处提到贾平凹的《废都》，有些话太直，是否改得含糊点？

④日记部分有《大家》本人用铅笔糊涂字迹的披露，兄是否考虑可能由此而引来“麻烦”？我意披露未尝不可，但不可直呼其名，可“模糊”之，不知以为然否？

⑤有几处标点似应正规点，如九页十一行缺一个(”)之类。

总之，因又进行考虑十几家一年决算事，基本无暇他顾，对于兄之大作印稿，只草草浏览一过，胡乱提到以上几点供参考。

近一些时候，有时顺便溜到图书大厦散文部浏览一通，所买极少，一是“好书”少，价格昂；二是精力目力不济，不能长时间读书。但零星还是买了几本，如周汝昌的关于《红楼梦》之作《胭脂米传奇》和《红楼梦与中华文化》。此外就是在中国书店旧书部淘

到一本《巴金与世界语》(原价十二元八角,二元购得),其实此书有好多巴金材料,尤其《巴金全集》没有的更为重要有用。

看起来阁下忙得不亦乐乎,就此打住。祝文安!

孙桂升 1999 年 1 月 24 日

临时想起一点:为孙老展室事能引起关注,是否可将本人提出此问题的信作为附录?请斟酌。

另附张中行《知惭愧》文复印件一纸。

——又及



桂升兄:

一月廿四日大札收悉。关于拙集清样中兄提出的疑义,拟一一作技术处理之。关于照片三帧,其中包括小周的,故笼统说三帧。关于《郁达夫全集》,浙江版十二卷本是标为“全集”的。《废都》评价,拟删削之,《大家》上兄的眉批,将作适当处理。至于标点符号当一一改之。

近日与友人闲谈,又产生了一个大的构想,即把以前出版的《百味集》、《人生品录——百味斋日记》、《抱香集》,加上新筹划的这一本重新包装以四卷丛书的阵容一次推出;即“淡庐丛书”——《百味集》(包括原《百味集》和《绿室诗存》)、《淡墨集》(包括《人生

品录——百味斋日记》)、《抱香集》、《疏篱集》，大量加入书影、手迹、照片，初版印三千套，全交省书店发行。至于原因，一是我的《百味集》已出版近十年，书店和我自己都少有存书了（我只存有二册）。另外，新近出版的《抱香集》去年十月份送书店后只自留了二十多册书，原计划来一个第二次印刷，与其二次印刷，倒不如重新出一个版本了。以上想法，不知兄以为然否，很想听一下您的意见。

看到兄邮购的图书和通报所购图书名目，感到您对现代文学更感兴趣，这大概和年龄有关系。淡庐近期入存的书有四川龚明德责编、寄赠的《凌叔华文存》毛边本一套二册；从友人书橱内索赠了一册周瘦鹃的《花木丛中》；从书店购了一册贾平凹的《敲门》。《敲门》多系贾氏一九九七年度所写文章，幽默、风趣多了，浮躁气、率真气也多了。有些应景文章太随意，缺少严肃，这是大家名家尤当注意的。自残自己，是一种慢性自杀，也是在疏远读者。

关于大札附录，似可从中选一些，我遵命收入。

张中行先生《知惭愧》一文，仍是琐谈拉杂风格，读了“负喧三话”，真有点腻了。祝

冬安！

自牧 1999 年 1 月 28 日于泉城



自牧兄：